

# 整治“内卷式”竞争:理论、事实与对策建议

张鹏 胡蝶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微观数据,深入分析行业“内卷式”竞争的理论内涵、形成机制和经验事实。研究发现,“内卷式”竞争是一些企业在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等因素叠加下,盲目扩大资本投入,导致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并最终陷入低效重复建设及“价格战”的恶性循环状态。从2019-2023年看,计算机等八大行业“内卷式”竞争程度较高。为缓解“内卷式”竞争压力,一些行业通过向海外市场拓展以寻求破局之道。但从根本上摆脱“内卷式”竞争困境仍需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基于此,应完善产业布局顶层设计,加快高水平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行业组织第三方建设,强化企业自我管理,守正创新,着力提升发展质量水平。

**关键词:** “内卷式”竞争;全国统一大市场;科技创新

DOI:10.19851/j.cnki.CN11-1010/F.2025.01.021

2024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sup>①</sup>。2024年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5年重点任务时将“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sup>②</sup>,作为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防止”到“综合整治”,一方面,反映了“内卷式”竞争作为病态竞争、恶性竞争对行业生态和经济高质量造成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内卷式”竞争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市场基础制度设计导致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而整治“内卷式”竞争也需要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相结合,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行业从恶性竞争转向良性生态、从封闭分割转向开放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此,本文首先对“内卷式”理论内涵进行分析,揭示“内卷式”竞争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机理,然后使用2019至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各行业“内卷式”竞争现象进行分析、甄别存在“内卷式”竞争的行业,最后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视角提出防止“内卷式”、整治“内卷

式”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

## 一、“内卷式”竞争理论内涵及对行业发展的影响机理

### (一)“内卷式”竞争理论内涵

“内卷式”(Involution)概念最早由格尔茨(Geertz,1963)提出,原指在外部扩张空间受限时,一个经济系统无法实现外延式增长,只能通过内部结构的不断细化与复杂化来维持生存和运转。格尔茨在印度尼西亚的实地研究中发现,爪哇岛的农业发展模式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农业生产依靠不断增加的劳动力投入,导致大量劳动力“淤积”于有限的农业生产中,虽然农业生产趋于精细化,但在土地资源约束、资本匮乏以及行政管制等因素影响下,农业生产效率无法实现同步提高;而外岛地区则通过吸收外部资本与技术,实现了向资本密集型生产模式的转型。他借鉴戈登·威泽(Goldenweiser,1936)的观点,将这一内部精细化但缺乏效率支撑和外延增长的经济过程称为“内卷式”(Geertz,1963)。

<sup>①</sup>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审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EB/OL].(2024-07-30).[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7/content\\_6965236.htm](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7/content_6965236.htm).

<sup>②</sup>新华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EB/OL].(2024-12-12).<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41212/f47e778630ec4ff6b51c99d55cef6f43/c.html>.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和管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4ZDA085)。

**主要作者介绍:** 张鹏(1984-),男,汉族,山西长治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

黄宗智(2007)将“内卷式”进一步拓展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认为内卷现象本质上是资源受限条件下劳动边际报酬递减导致的一种发展困境。长三角地区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劳动力密集但边际收益递减的状态,企业或农户只能通过持续增加劳动投入而非通过技术创新或资本扩张维持既定产出水平,从而陷入“投入增加→边际报酬下降→投入进一步增加→边际报酬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内卷式”这一概念同样可以拓展至工业生产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发展同样呈现出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特征,在资本规模扩大和边际报酬不断提高的支撑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领域转移有利于实现去“内卷式”。但随着一些制造业领域趋于饱和,资本投入仍趋密集情形下带来了低效竞争,价格战厮杀下产业发展举步维艰(黄宗智,2021)。刘志彪和王兵(2024)进一步指出,制造业“内卷”不仅体现为传统意义上的资源过度密集和边际收益递减,更表现在市场供需结构失衡引发的激烈“价格战”、创新过程中的技术锁定和同质化竞争、企业进入市场的规模不经济,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之间成本转嫁等复杂现象。

因此,“内卷式”现象既有中国产业发展规律因素,也与外部环境变化紧密相关;既与低效投入和同质化竞争等传统因素有关,更与技术进步升级缓慢和中等技术陷阱有直接关系;既与企业 and 市场等市场无形之手有关系,也与地方政府监管和产业政策干预等有形之手密切相关。所以,“内卷式”竞争源于市场环境、产业政策和地方政府监管等多重因素交叠。从微观企业内部看,主要体现为投入和产出不匹配,即投入不断增加,投入边际报酬率却不断降低,出现产品和服务价格逐底恶性竞争,导致微观企业经营效益不断下降和产业生态极度恶化等现象。

## (二)“内卷式”竞争对行业发展的影响机理

从微观企业主体看,“内卷式”竞争主要反映了投入过度密集带来边际报酬率下降,进而导致企业经营效率持续恶化,企业间只能通过“价格战”和各种恶性竞争方式维系生存的市场现象。可以看到,投入的边际报酬是否递减是决定行业内企业是否进入“内卷式”恶性循环的关键标准。以上市公司为例,企业在市场环境、产业政策和政府监管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将大额资本支出投入于相关行业领域,投资强度增加若与投资回报率提高相匹配,将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企业竞争力增强;若大规模投资形成生产能力后,投资回报率下降,则意味着资源错配和企业经营效益下降,为化解生产能力过剩可能采取降低价格甚至扰乱正常市场竞争秩序等手段,放大至行业中观层面将会出现投入与产出不匹配、行业发展生态不断恶化的现象。

本文将从资本支出增加→资本回报率→经营效益这一主线来判断行业出现“内卷式”竞争的概率

(详见图1)。一方面,在投入(资本支出)边际报酬率(资本回报率)不断提高情况下,投入换来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更多可自由支配的净利润,企业经营效益也在不断提高,“内卷式”竞争现象也就无从谈起。唐飞鹏和叶柳儿(2020)研究发现,资本回报率上升反映了产业附加值与效率的提升,这不仅为产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与动力,也为企业提供了跃升全球价值链的机会。因此,较高资本回报率有助于企业打破“低水平竞争”的困境,通过持续的技术升级与效率优化,实现产业的结构升级与转型发展。另一方面,在投入(资本支出)边际报酬率(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情况下,投入的成本支出无法转化为收入不断提高,在收入不变甚至减少和成本不断增加的双重挤压下,企业净利润不断降低,“内卷式”压力升高。皮建才和杨宇琪(2025)指出,民营企业在相对绩效评价机制下更倾向于通过产能扩张方式提升市场份额以战胜竞争对手,导致投入与产出不匹配。而当出现资本回报率持续下降时,企业间的低水平重复竞争会有所强化,供需不匹配问题更加严重。由此可见,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不仅直接导致企业自身效益下降,还加剧了行业内企业间以攀比式产能扩张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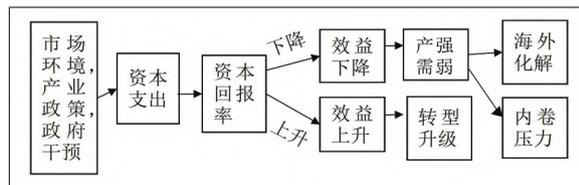


图1 “内卷式”竞争影响行业发展的机制机理

“内卷式”竞争程度与市场结构高度相关,中国垂直的市场结构决定了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企业出现“内卷式”竞争的概率更大。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企业多为价格接受者,市场价格成为企业的刚性天花板,自由溢价的空间很小。因此,在内部市场需求不会发生大改变的情况下,企业只能依靠不断扩大自身市场份额来获取相对利润优势。这种依靠恶性价格战的竞争策略,虽然短期内可能带来市场份额扩张,但长期而言却导致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持续收缩,企业整体盈利水平降低,甚至逼近生存临界点(Dixit和Pindyck,1994;刘世锦,2008)。刘小玄和段继红(2022)指出,行业“内卷式”竞争往往发生在封闭、有限的市场环境中。由于企业缺乏足够的战略选择,只能通过压缩成本与利润来实现短期生存,最终陷入“低质量竞争—利润压缩—进一步内卷”的恶性循环。

综上,从市场结构看,位于产业链上游的原材料、能源等垄断部门,由于客观上限制了其他市场主体的进入,使得“内卷式”竞争程度很低或者几乎不存在。“内卷式”竞争主要出现在市场高度竞争的产业链下游,企业在市场空间逐渐饱和且议价能力薄

弱情况下,只能依靠“价格战”和恶性竞争方式维持经营,在缺乏技术创新和外部市场无法拓展情形下难以摆脱低效率的“内卷式”竞争困境。未来应以“尊重市场、竞争优先”为原则,既要打击恶性竞争的违法行为,也要营造良好竞争生态,稳定长远预期(黄勇和苏润生,2025)。

尽管“内卷式”竞争的基本逻辑具有共性,但由于资源禀赋、市场结构和政策环境的差异,不同行业的具体表现及形成机制存在显著差别。在汽车产业中,“内卷式”竞争的成因主要表现为政策因素驱动,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中央出台的刺激政策和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所驱动,企业盲目扩张产能,最终导致严重的供需不匹配并陷入低效竞争循环(刘世锦,2008;林毅夫等,2010)。光伏产业的内卷式竞争则源于市场结构因素影响下供给端的盲目重复建设与需求端对海外市场的过度依赖,这种供需叠加效应使产业面临需求波动与资源错配的双重风险,加剧了产业的产能扩张并削弱了企业的创新能力(王宇和罗悦,2018;刘满凤等,2019)。钢铁产业则更典型地表现为资源禀赋因素引致的结构性供需不匹配问题,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导致需求不足,加之地方政府在分级财政体制下通过政策诱导企业持续重复建设,加剧了投资不可逆性下的资源错配,企业陷入投入与产出不匹配、利润压缩、创新动力不足的恶性竞争状态(江飞涛等,2007;马轶群,2017;辛灵和陈菡彬,2019;马红旗和申广军,2020)。

在面临“内卷式”竞争困境时,向海外市场拓展,寻找更广阔的市场空间,逐渐成为企业化解“内卷式”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之一。

首先,通过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布局,企业可以有效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进而提高产能利用效率(Panzar和Willig,1981;王永进等,2017)。毛其淋和钟一鸣(2023)进一步指出,与单纯的产品多元化相比,市场多元化策略能更显著地提升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主要原因是市场多元化能有效地分散风险,稳定出口需求,避免单一市场波动引起的产能不稳定(强永昌和龚向明,2011;Baldwin等,2013)。

其次,出口贸易也具备显著的技术学习和创新驱动效应。刘政等(2016)指出,企业通过拓展出口产品种类及覆盖的市场范围,可以更充分地激发“出口中学”效应,从而加速其技术研发与创新。而新产品的推出不仅有助于开拓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产能闲置问题(李后建和张剑,2017)。毛其淋和杨晓冬(2022)进一步证实,企业通过出口活动不仅直接提升产能利用效率,而且通过“出口学习”间接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和技术水平,使企业竞争力提升,有效减少了产能的长期闲置。

最后,企业还可以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实现闲置

产能的跨境转移。白俊红和刘宇英(201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纠正国内资本和劳动力资源错配问题,从根本上缓解供需不匹配,推动企业和产业经济结构向更高效率方向转型升级。这一观点凸显了海外市场拓展不仅是一种短期解决方案,更是企业应对长期发展挑战的战略选择。

为摆脱“内卷式”竞争困境,企业最根本的还是依靠技术创新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不靠盲目的、摊大饼式的规模扩张模式来推动,而是依靠内涵式质量提高,实现企业突出重围,解决“内卷式”资源错配、规模不经济、技术无法跨越陷阱等难题。王莉娜和童星(2017)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可有效降低企业存货积压,推动钢铁产业产品结构优化,缓解结构性供需不匹配问题。也就是说,通过技术进步与创新,企业能够优化投资决策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效抑制盲目产能扩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钢铁产业“内卷式”竞争的恶性循环。

不过,以向海外市场拓展化解“内卷式”竞争还会带来贸易争端、贸易摩擦等问题,特别是特朗普2.0时代到来以及欧美经济整体低迷情况下,向海外市场拓展更多还是要在技术创新“修炼好内功”基础上实现。因此,技术创新是摆脱“内卷式”竞争的根本之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点任务中提及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也一定程度上说明通过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提高产业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有利于产业发展进入以质代量、以智取胜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摆脱粗放式、“内卷式”恶性竞争的旧发展轨道。

## 二、“内卷式”竞争对行业发展影响的经验事实

在上文理论分析基础上,本文使用2019—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根据申万行业分类标准对各行业“内卷式”竞争现象进行分析。本文从上市公司资本支出,即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出发,讨论资本支出增加是否带来资本回报率上升。资本回报率上升或下降意味着不同的发展轨道,上升则意味着经营效益不断提高、产能利用率加快,“内卷式”竞争风险降低;而下降则意味着经营效益不断下降、产品库存积压,“内卷式”竞争风险提高。

表1列示了2019—2023年申万行业分类标准下不同行业经营情况变化。资本支出使用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占营业收入比例来衡量。资本回报率为净利润占资本投入的比重,以有息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之和来表征资本投入。净资产收益率反映企业经营效益情况,即净

利润占所有者权益之比。资产周转率为营业收入与总资产之比,反映产能利用率情况,资产周转越快说明企业的生产和服务能够及时运转起来带来收入和现金流,产能利用率越高,相应地发生“内卷式”竞争风险的概率也较低。

从表1可以发现,第一,2019-2023年17个行业实现资本支出增加,其中资本支出增加最多的前十大行业分别是公用事业、基础化工、煤炭、电力设备、汽车、电子、国防军工、建筑材料、美容护理、机械设备。行业分布既涵盖传统产业也包含新兴产业,既有制造业也包含服务业,总体上反映了过去五年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亮点,如绿色转型加快、数实不断融合,使得电力设备、电子、机械设备等行业资本支出实现较快增长。

第二,虽然多数行业在过去五年实现了资本投入较快增长,但资本回报率实现不断提高的情况却不容乐观。表1中第3列2023年资本回报率比2019年提高的仅有11个行业,前十名从高到低依次是有色金属、煤炭、传媒、石油石化、电力设备、基础化工、汽车、通信、环保、国防军工,资本支出增长同时实现资本回报率提高的行业包括基础化工、煤炭、电力设备、汽车和国防军工等五大行业。在资本

回报率提高情况下,企业经营效率也必然改善,净资产收益率提高行业分布与资本回报率提高行业分布基本一致,前十名从高到低分别是有色金属、煤炭、电力设备、石油石化、传媒、基础化工、汽车、公用事业、环保、通信。

虽然上述提及的基础化工、煤炭、电力设备、汽车和国防军工等五大行业在资本支出增加的同时实现了资本回报率和净资产收益率的提升,但从资产周转率看,汽车、基础化工、国防军工和煤炭等四大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在下降,资产创造收入的能力趋于下降。因此,后期增长更需回归创新驱动的集约化生产模式,否则也会陷入“内卷式”竞争加剧的困境。

接下来重点关注“内卷式”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本文判断的标准就是从资本支出出发,观察资本支出是否增加。若资本支出增加,但资本回报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下降,则说明大规模投资没有转化为有效投资,企业经营效益出现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产能利用率趋于提高,资产周转率不断加快,说明无效产能在不断出清,去库存、去杠杆、去产能成效显著,企业跌入“内卷式”竞争困境的概率进一步降低;反之,如果在资本回报率和资产收益率同时下降的情况下,资产周转率还在不断放慢,说明库存还在不断累积、产能还在不断积压,企业陷入“内卷式”竞争困境的概率就会大大上升。

通过观察表1可知,在资本支出增加→资本回报率下降→经营效益(净资产收益率)下降→资产周转率下降这一主线下,可以发现“内卷式”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分布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发现,“内卷式”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既有计算机、机械设备、电子、医药生物等高端行业,也有建筑材料、家用电器、纺织服饰等传统行业。

从现实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下,“缺芯少魂”忧虑带来地方政府和产业界大量投资,使得中低端芯片出现供强需弱的局面,中国半导体产业正面临内卷加剧的态势——产品同质化、技术竞赛白热化、“价格战”等多重夹击,国产企业纷纷寻求破局之道。在向内生受限情况下,“出海”成为缓解“内卷式”竞争的重要途径。从表2可以看出,在“内卷式”竞争程度较高情况下,计算机、机械设备、建筑材料、家用电器、医药生物“出海”速度加快,其中机械设备海外收入占比增加最多,由于半导体产业很多企业集中于机械设备行业,一定程度也反映了近年来国内实际情况。

表1 2019-2023年申万行业经营情况变化

申万行业	资本支出增加	资本回报率下降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资产周转率下降	海外收入占比增加
计算机	0.704%	-4.756%	-5.838%	-13.312%	1.695%
商贸零售	-1.065%	-1.980%	-2.471%	-4.746%	-8.598%
机械设备	0.848%	-0.309%	-0.632%	-4.026%	6.086%
电力设备	2.326%	1.966%	3.070%	3.481%	0.925%
建筑装饰	-1.058%	-0.883%	-1.540%	-0.921%	-1.723%
建筑材料	1.421%	-7.482%	-10.938%	-11.083%	2.117%
家用电器	0.174%	-0.988%	-0.940%	-11.913%	2.032%
纺织服饰	0.766%	-0.566%	-1.201%	-0.901%	-3.142%
农林牧渔	-3.339%	-8.711%	-13.023%	-0.390%	0.690%
电子	1.599%	-0.338%	-0.818%	-19.664%	-3.353%
综合	-1.628%	-5.634%	-10.454%	10.067%	-0.876%
公用事业	6.077%	0.325%	1.080%	3.189%	2.150%
医药生物	0.647%	-0.111%	-0.615%	-10.917%	4.921%
汽车	2.144%	1.183%	1.247%	-5.711%	8.639%
环保	-15.359%	0.549%	1.063%	-1.686%	-13.603%
石油石化	-1.227%	2.203%	3.062%	5.119%	-1.522%
有色金属	0.039%	6.295%	9.823%	16.223%	2.704%
通信	-5.119%	0.771%	0.708%	4.272%	18.556%
交通运输	-1.251%	-0.748%	-1.331%	5.057%	-0.792%
传媒	-1.769%	2.543%	3.038%	-3.658%	6.967%
基础化工	4.507%	1.810%	2.573%	-5.613%	1.472%
社会服务	0.394%	-2.201%	-2.685%	-10.713%	-5.203%
轻工制造	-0.260%	-3.117%	-4.720%	-1.674%	0.075%
国防军工	1.574%	0.384%	0.343%	-2.837%	0.778%
美容护理	1.202%	-1.240%	-3.016%	7.197%	-0.927%
食品饮料	-0.773%	-0.006%	0.703%	-8.734%	-0.943%
煤炭	3.586%	4.492%	4.563%	1.064%	3.025%
钢铁	0.054%	-3.147%	-5.120%	6.633%	-0.205%

表 2 “内卷式”竞争程度较高行业

类别	“内卷式”竞争程度较高行业	“内卷式”竞争程度较高但海外收入占比不断提高行业
行业分布	计算机、机械设备、建筑材料、家用电器、纺织服饰、电子、医药生物、社会服务	计算机、机械设备、建筑材料、家用电器、医药生物

### 三、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政策建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任务时,明确提出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sup>①</sup>。

这一方面反映了整治“内卷式”竞争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成熟的传统产业,不断壮大的新兴产业,还是处于萌芽期的未来产业,受市场环境、产业政策和地方政府干预等因素影响,产业发展都可能偏离高质量发展轨道,陷入恶性竞争“泥沼”。除了通过产业向外转移方式外,更要立足于技术创新,以系统性思维在整治“内卷式”竞争中推动产业体系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规模扩张、未来产业加速布局成型的三重维度中突围,实现新旧产业平顺转换,推动产业体系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另一方面,意味着整治“内卷式”竞争需要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相结合,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使产业、税收、金融等各项政策更多立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战略制高点,着眼长远、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地方优势,调动产业资本更多投向本地禀赋厚、起点高和积累足的领域,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完善产业布局顶层设计,从源头上减少甚至杜绝“内卷式”竞争。国家需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全局,强化产业结构系统性调整的制度性保障,科学制定适合区域自身要素禀赋的差异化产业规划方案,精准规划重点行业、优先产业。要坚持有保有压、有进有退的原则,严格规范控制新增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结构的高效重组与价值提升。实施优势产业高端化升级战略,以产业升级破解结构性供需失衡难题,全面提升产业体系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能力,前瞻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极。构建企业协同创新网络,引导市场主体实施特色化定位、互补型布局与联动式发展,在产业生态优化中开辟多维价值增长通道。坚持市场机制主导与政府科学引导相结合原则,打造规范有序、活力充沛的现代经济治理模式,为防范低效同质化竞争、培育高质量竞合生态奠定制度基础。

2. 加快高水平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减少地方保护和分割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要深化改革,建

设高标准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修订完善涉及产业扶持、创新支持、资金引导、税收优惠、科技激励等方面的政策法规,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优化配置,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统一、标准和完善的全国大市场,一方面有利于降低供给侧企业主体的流通成本、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促进生产要素和产品服务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由流动,引导企业将精力集中于主业经营,向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品牌培育、质量提升等方面发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标准化水平,推动市场监管公平统一,改善消费者预期、提振消费者信心,这也是防止“内卷式”竞争的根本之策。

3. 强化行业组织第三方建设,促进行业形成良性竞合生态格局。在行业治理维度,重点推进自律体系建设与运行效能提升,督导市场主体深度融入合规框架、严格遵循国家相关法规与行业准则,主动构建全周期合规管理体系,确保自律规范纵向贯通执行、横向协同落地。行业自治机构须健全具有行业共识的标准化公约体系,通过权威性制度设计与科学性流程管控,打造精准化服务供给模式与资源整合平台,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权益保障体系,有效维护行业整体利益与发展秩序。强化行业协会枢纽功能,一是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聚合智库资源开展行业发展前瞻研究,输出战略性决策参考;二是完善政企协同平台建设,提升行业诉求传导与政策落地转化效率,创新纠纷调解机制与纾困支持体系;三是推进自律机制迭代升级,构建信用评价与分类激励机制,增强规范约束的刚性与示范引领的弹性,推动形成制度约束与价值引导并重的现代治理范式。

4. 强化企业自我管理,守正创新,着力提升发展质量水平。当前,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与挑战,企业发展已从简单的规模扩张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目前企业整体发展面临着大而不强的问题,多元化扩张中亟需注意围绕主业做强这个核心,加快前瞻性前沿性产业布局,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首先,要以打造“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竞争优势为目标,在专上深耕、在精上打磨、在特上见长、在新上发力,构建新时代企业创新发展生态。要深化创新驱动发展,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为核心,搭建覆盖“研发—转化—产业化”全链条的创新平台,促进科技要素与产业资源的深度融合。

其次,通过市场化机制整合创新资源,设立产业创新基金,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突破。与此同时,要加强与产

<sup>①</sup>新华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EB/OL].(2024-12-12).<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41212/f47e778630ec4ff6b51c99d55cef6f43/c.html>.

业链上下游、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多方协同,完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全方位支持,并通过加快完善创新激励机制,探索混合所有制、科技要素参与分配等改革举措,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

最后,要着力优化协同机制,把握产业发展的关联性和协同性,构建以主导产业为核心、新兴产业为突破、配套产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引导企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注重产业生态安全,通过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协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围绕重点产业打造产业创新共同体,形成创新要素汇聚、产业集群发展、上下游协同互补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参考文献:

- [1] 黄宗智. 经验与理论: 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2] 黄宗智. 再论内卷化, 兼论去内卷化[J]. 开放时代, 2021(1): 157-168+8.
- [3] 刘志彪, 王兵. 中国制造业“内卷式”恶性竞争的发生机制与破解路径[J]. 财经问题研究, 2024(12): 3-15.
- [4] 唐飞鹏, 叶柳儿. 税收竞争、资本用脚投票与产业转型升级[J]. 财贸经济, 2020, 41(11): 20-34.
- [5] 戚建才, 杨宇琪. 垂直结构、相对绩效评价与产能过剩[J]. 社会科学战线, 2025(1): 61-70.
- [6] 刘世锦. 市场开放、竞争与产业进步——中国汽车产业30年发展中的争论和重要经验[J]. 管理世界, 2008(12): 1-9.
- [7] 刘小玄, 段继红. 产业市场化的进程: 不同市场结构行为差异[J]. 产业经济评论, 2022(3): 83-100.
- [8] 黄勇, 苏润生. 以竞争政策统筹协调“内卷式”竞争的法律规制与综合治理[J/OL].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5(1): 49-53. <https://doi.org/10.19851/j.cnki.CN11-1010/F.2025.01.013>.
- [9] 林毅夫, 巫和懋, 邢亦青. “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J]. 经济研究, 2010, 45(10): 4-19.
- [10] 王宇, 罗悦. 外需引导与政府补贴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研究——以光伏产业为例[J]. 现代经济探讨, 2018(3): 78-87.
- [11] 刘满凤, 刘照, 徐野, 等. 资源错配、政府干预与新兴产业产能过剩[J]. 经济地理, 2019, 39(8): 126-136.
- [12] 江飞涛, 陈伟刚, 黄健柏, 等. 投资规制政策的缺陷与不良效应——基于中国钢铁工业的考察[J]. 中国工业经济, 2007(6): 53-61.
- [13] 马轶群. 技术进步、政府干预与制造业产能过剩[J]. 中国科技论坛, 2017(1): 60-68.
- [14] 辛灵, 陈茜彬. 我国钢铁产业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与影响因素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9, 35(17): 139-142.
- [15] 马红旗, 中广军. 产能过剩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 基于中国钢铁企业的分析[J]. 世界经济, 2020, 43(8): 170-192.
- [16] 王永进, 匡霞, 邵文波. 信息化、企业柔性生产与产能利用率[J]. 世界经济, 2017, 40(1): 67-90.
- [17] 毛其淋, 钟一鸣. 出口多元化如何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3, 40(5): 113-135.
- [18] 强永昌, 龚向明. 出口多样化一定能减弱出口波动吗——基于经济发展阶段和贸易政策的效应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1(1): 12-19.
- [19] 刘政, 杨光明, 张国胜. 市场多样性与企业技术创新——立足本土还是依托海外[J]. 当代经济科学, 2016, 38(4): 1-11+124.
- [20] 李后建, 张剑. 企业创新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机制研究[J]. 产业经济研究, 2017(2): 114-126.
- [21] 毛其淋, 杨晓冬. 破解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新路径: 外资开放政策的视角[J]. 金融研究, 2022(7): 38-56.
- [22] 白俊红, 刘宇英.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改善中国的资源错配[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1): 60-78.
- [23] 王莉娜, 董星. 钢铁产业技术进步与产能过剩关系的实证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7(10): 132-134.
- [24] 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vement: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M].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 [25] Goldenweiser A. Loose ends of theory on the individual, pattern, and involu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J]. Essays in anthropology, 1936, 99: 104.
- [26] Dixit A K, Pindyck R S. 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7] Panzar J C, Willig R D. Economies of scop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71(2): 268-272.
- [28] Baldwin J R, Gu W, Yan B. Export growth, capacity utiliza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Canadian manufacturing plants[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13, 59(4): 665-688.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 Rectifying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Theoretical Insight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ZHANG Peng and HU Die

**Abstract:** Utilizing micro-level data from publicly listed companie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empirical manifestations of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within industrie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arises when certain enterprises,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market conditions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blindly expand capital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on capital. This ultimately results in inefficient redundant constructions and a vicious cycle of “price wars.” From 2019 to 2023, industries such as computing and seven others exhibited higher degrees of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To alleviate the pressures of such competition, some industries have sought breakthroughs by expanding into overseas markets. However, fundamentally overcoming the predicament of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necessitat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spearhead industrial upgrading.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refining the top-level design of industrial layouts, 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igh-standard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strength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rd-party industry organizations, and enhancing corporate self-management to uphold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thereby focusing on elevating development quality.

**Keywords:**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the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